

过秦论

贾谊

秦孝公据^{xiáo}崤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以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也，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织，修守战之具，外连衡而斗^{dòu}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孝公既没^{mò}，惠文、武、昭襄蒙故业，因遗策，南取汉中，西举巴、蜀，东割膏腴^{yú}之地，北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弱秦，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从^{zòng dì}缔交，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而重士，约从离衡，兼韩、魏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，有甯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^{hè}之属^{wèi}为之谋，齐明、周最、陈轸^{zhěn}、召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^{yuè}之徒通其意，吴起、孙臏、带佗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伦制其兵。尝以十倍之地，百万之众，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，九国之师，逡巡^{qūn}而不敢进。秦无亡矢遗镞^{shǐ zú}之费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败，争割地而赂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弊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万，流血漂橹；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。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。延及孝文王、庄襄王，享国之日浅，国家无事。

及至始皇，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敲扑而鞭笞^{chī}天下，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、象郡；百越之君，俯首系颈，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^{fān lí}，却匈奴七百余里；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^{qián}；隳名城，杀豪杰；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，销锋镝^{dí}，铸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后践华为城，因河为池，据亿丈之城，临不测之渊，以为固。良将^{jiàng}劲弩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。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，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

始皇既没^{mò}，余威震于殊俗。然陈涉瓮牖绳枢^{wèngyǒushéng}之子，氓隶^{méng}之人，而迁徙之徒也；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，陶朱、猗顿之富；蹶足行伍^{niè háng}之间，

而倔起阡陌之中，率疲弊之卒，将数百之众，转而攻秦；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云集响应，赢粮而景从。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

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崤函之固，自若也。陈涉之位，非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之君也；锄耰棘矜，非铍于钩戟长铍也；谪戍之众，非抗于九国之师也；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及乡时之士也。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，何也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，比权量力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，致万乘之势，序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余年矣；然后以六合为家，崤函为宫；一夫作难而七庙隳，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。

【参考译文】

关于指斥秦的过失的议论文

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，拥有雍州的土地，君臣牢固地守卫着，以窥视周王室（的权力），有席卷天下，征服九州，控制四海的意图，并吞八方最边远的地方的雄心。在那时候，商鞅辅佐他，对内订立法规制度，从事耕作纺织，修治防守和进攻的器械，对外实行（离间六国的）连衡策略，使（崤山以东的）诸侯相互争斗。于是秦人毫不费力地夺取了（魏国）西河之外的土地。

孝公死后，惠文王、武王、昭襄王（先后）继承已有的基业，沿袭前代的政策，向南攻取汉中，向西吞并巴、蜀，向东割取肥沃的土地，向北占领（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都）非常重要的地区。诸侯恐慌害怕，会聚结盟，谋求削弱秦国，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，用来招引天下的优秀人才，采用合纵的策略缔结盟约，互相援助，成为一体。在这个时候，齐国有孟尝君，赵国有平原君，楚国有春申君，魏国有信陵君。这四位封君，都明理多智，忠诚守信，（待人）宽厚，爱护百姓，尊重贤才，敬重义士，（他们）相约为合纵，击破秦国的连衡策略，将韩、魏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各国联合起来。于是六国的士人，有甯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这些人他们谋划，齐明、周最、陈轸、召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这些人沟通他们的意图，吴起、孙臏、带佗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这些人统率他们的军队。（他们）曾经以十倍（于秦）的土地，上百万的军队，攻打函谷关以进攻秦国。秦国人打开关门迎击敌人，九国的军队却有所顾虑而徘徊不敢前进。秦国人没有一兵一卒的消耗，天下的诸侯便已窘迫不堪了。于是纵约解散了，（各诸侯国）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。秦国有余力利用他们的弱点制服他们，追逐败逃的军队，杀死百万人，流血多得甚至能漂起大盾牌；（秦国）凭借有利的形势，割取天下的土地，划分山河的区域。强国表示臣服，弱国入（秦）朝拜。待到孝文王、庄襄王依次继位，他们在位的时间不长，（秦）国没有什么大事。

到秦始皇的时候，（他）奋力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，用武力来统治各国。吞并东西二周，消灭各诸侯国，登上皇帝的宝座控制天下，用严酷的刑罚奴役天下的百姓，威风震慑四海。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，设置了桂林郡、象郡；百越的君主低着头，颈上捆着绳子，（表示愿意降服，）把自己的性命交给狱官。又派蒙

恬到北方去修筑长城，守卫边疆，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；匈奴人再不敢到南边来放牧，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。于是废除先王的治国策略，焚烧各学派的著作，以便愚化百姓；毁坏著名的城池，杀掉英雄豪杰；收缴天下的兵器，集中在咸阳，销毁兵器，铸成十二个金人，以便削弱天下的百姓。然后据守华山作为（帝都）城墙，凭借黄河作为（帝都的）护城河，（上）据亿丈高的华山，（下）临不可测的黄河，以为（非常）坚固。良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，可靠的大臣、精锐的士卒摆开锋利的兵器盘诘查问。天下已经平定，始皇的内心，以为关中的险固地势，方圆千里的坚固城池，正是子孙万代的帝王基业。

始皇去世之后，（他的）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的地方。可是陈涉（不过）是个用瓮做窗户、用草绳系门扇的（穷）人，是下层百姓，而且是被征发（去守边）的人；（他的）才能不如平常的人，没有孔子、墨子（那样）的贤德，（没有）陶朱、猗顿（那样）的财富；（他）置身（于）戍卒的队伍中，（在）田野间兴起，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卒，带领着数百人的队伍，掉转头来进攻秦朝；砍下树木做武器，举起竹竿做旗帜，天下的人如同云一样聚集起来，如同回声似的应和他，（许多人）担着粮食如影随形地跟着（他）。东方诸国的英雄豪杰就一齐起事，灭了秦朝。

况且一统天下的秦朝并不弱小，雍州的地势，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，（还是）像原来的样子。陈涉的地位，（并）不比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的国君尊贵；农具、木棍，不如钩戟、长矛锋利；因有罪而被征调去守边的士卒，（并）不能匹敌九国的军队；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的策略，（也）比不上先前（九国的）武将谋臣。然而条件好的失败了而条件差的却能成功，功业完全相反，是为什么呢？（假使）拿东方诸国跟陈涉量量长短，比比大小，比较权势，衡量实力，（二者）就不可相提并论了。但是秦国凭借着它小小的地盘，发展到兵车万辆的（强大军事）力量，统理八州，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，（已有）一百多年了；然后将天下作为自家产业，（用）崤山和函谷关作为宫殿；（陈涉）一个戍卒起义而宗庙毁灭，秦王子婴被项羽杀了，被天下人耻笑，是什么原因呢？（就因为）不施行仁义而攻和守的形势不同了。